

凰途



上

HUANG TU

木子玲

◎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

木子玲
◎ 著

上
HUANG TU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凰途：全2册 / 木子玲著. — 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5

ISBN 978-7-5399-6979-4

I. ①凰… II. ①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24147 号

书 名 凰 途 (上、下)

作 者 木子玲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

选题 策 划 曹爱云

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丽

文 字 编 辑 曹爱云

责任 印 制 刘巍 江伟明
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，邮编：210009

集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0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市燕鑫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355 千字

印 张 32

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，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6979-4

定 价 59.80 元 (全二册)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(上册)

楔子 / 1

第一章 初次试探 / 5

第二章 赵氏之死 / 16

第三章 客人探访 / 28

第四章 将计就计 / 41

第五章 流言蜚语 / 52

第六章 见招拆招 / 65

第七章 美人心计 / 75

第八章 风光无限 / 87

第九章 分辨敌友 / 101

第十章 引蛇出洞 / 114

第十一章 是敌是友 / 127

第十二章 美人失足 / 148

第十三章 大病过后 / 159

第十四章 挑拨离间 / 172

第十五章 李府有鬼 / 184

第十六章 初露锋芒 / 197

第十七章 合作伙伴 / 208

第十八章 良苦用心 / 218

第十九章 太子之势 / 231



- 第二十章 除之后快 / 247
- 第二十一章 再出李府 / 266
- 第二十二章 涌泉相报 / 282
- 第二十三章 黑云压城 / 299
- 第二十四章 放线钓鱼 / 315
- 第二十五章 清算旧账 / 335
- 第二十六章 请君入瓮 / 353
- 第二十七章 夜闯梅苑 / 369
- 第二十八章 借刀杀人 / 388
- 第二十九章 赏花大会 / 401
- 第三十章 大打出手 / 413
- 第三十一章 翻天覆地 / 429
- 第三十二章 进宫面圣 / 445
- 第三十三章 风雨欲来 / 459
- 第三十四章 前朝秘变 / 471
- 第三十五章 谁主沉浮 / 484
- 第三十六章 尘埃落定 / 498



楔子

永固元年，上元节。

安荣街张灯结彩，路上行人皆喜笑颜开，有妇人抱着孩童慢慢地走在街道上赏月，有如花少女穿着美丽的衣衫猜着灯谜，有俊俏的少年郎三三两两相伴而行。元月佳节，好不热闹。

“姐姐，我想吃那个糖人。”一个身穿浅绿色衣裳的小女孩仰着头小声说道。

“锦绣，姐姐身上没有带够银子。”开口说话的少女约莫五六岁，瓜子脸，许是素日里吃的并不好，身子瘦小极了，此时更显得弱不禁风，唯有那双清澈明亮的眸子让路人皆忍不住回头一望。那少女许是被路人频繁看她的模样吓住，只能紧紧地攥住锦绣的手。

卖糖人的小贩手艺精湛，只片刻功夫又捏出一个小人来。锦绣站在原地又扯了扯那少女的手，眼巴巴地看着小贩。

“那咱们在这里等一等张妈妈，等她来了再给你买糖人好不好？”那少女对着锦绣微微一笑，好看的双眸顷刻间弯成了月牙。

锦绣乖巧地点了点头，跟她一起站在小摊旁边。

此时明月高悬，忽然夜空中放起了烟花。锦绣拍手叫道：“姐姐，好漂亮啊。”

周围的人见烟花绽放，不由得都挤在了桥上看着烟花。那少女紧紧地拉着锦绣的手，生怕人多挤散了她们。锦绣似是也怕与她走散，单薄的身子在人群里紧紧地拉着那少女的手。

忽地有人放起了爆竹，噼里啪啦的声音好不热闹，又有敲锣打鼓的声音由远处传来。那少女对着锦绣大声说道：“锦绣，我们回去找张妈妈吧，

这里人太多了。”

“姐姐，你说什么，我听不见呀。”锦绣竖起耳朵仔细听，却只能看见她张着口，说了什么一点儿也听不见。

那少女正想将方才的话再说一遍，不知怎的，一个爆竹忽地朝她们这边扔了过来。那少女立刻推开了锦绣，爆竹落在了她的裙摆上，炸出一个小洞。她暗暗庆幸还好推开了锦绣，否则落在锦绣的身上必会吓着她。等她再抬眼去看锦绣时，却没有再见到锦绣的身影。她立刻慌了起来，大声地喊着锦绣的名字。

敲锣打鼓的人群也过了石桥，往她的方向走来。瘦小的她穿梭在这些人群里，起先小声地哭泣，后来越哭越大声。又一道烟火绽放开来，使得夜晚亮如白昼。她将锦绣可能去的所有角落都找了一遍，还是没有找到，吓得她只能在石桥上蹲下来，埋头在膝盖上呜呜地哭起来。母亲生了重病卧床不能动弹，而她又把妹妹弄丢了……

石桥东面传来一阵马蹄声，原本还在看热闹的众人见马车旁有数十位随从保护，能有如此仗势的必是达官贵人，自然不约而同地让开了一条路。马车一路疾驰往石桥中行进，驾车的人上了石桥时才看见石桥边蹲着一个不起眼的小丫头，不得不急急勒马，怒声问道：“谁家的小孩，还不抱走，挡在路上找死吗？”

那少女丢了妹妹，心里伤心又害怕，如今再被来人一骂，吓得哭得更大声起来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马车里有人淡淡地问道。

“回三殿下，有个小丫头挡了咱们的去路，现在又哭哭啼啼的，真是晦气。”驾车的人皱着眉道。

“正值佳节，本该热热闹闹的，一定是遇到什么事了。你上前去问问，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！”那人轻声道。

不待那驾车的人回话，那少女已跑到了马车的跟前跪下去，满是泪眼地说道：“求求你们帮我找找妹妹，她方才还在这里的，这会就找不到了……”

“你妹妹失踪应该去官府报案，找我们有什么用。闪开，不要妨碍我

们回宫。”驾车的人听完来由，立刻出声道。

“且慢！”马车里的人忽地开口道，说话间已将帘子掀了起来，将头伸出了马车外。众人皆好奇地看着这马车内的人，原先沉稳有力的声音让人以为他是个十几岁的少年，然此刻才发现他还不到十岁。这少年长得极为俊美，面红齿白，犹如善财童子。众人被少年容貌迷住，一时间竟无暇再去观赏艳丽的烟火。

那少年似是未察觉众人的眼光，只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磕着头的少女，柔声问道：“你妹妹穿着什么颜色的衣裳？”

“浅绿色。”她抬起头看着他，抽泣道，“圆脸，大眼睛，手腕上系着一根红绳。”

“是在这石桥上丢的吗？”那少年又开口问道。

那少女点了点头，模样甚是委屈。

那少年对着她微微一笑，看向驾车的人道：“就在这里不见的，人又走丢没多久，现在找定来得及。我在这里歇一歇，你派两个人跟着我，其余的人你带去一起找她的妹妹吧。”

“三殿下……”那人还欲要再说些什么，却见那少年已将帘子放了下去，只好将那少年的话传了下去。不过一会儿，在马车附近的随从皆往四面八方走去。

那少女见此，才止住了哭泣，大着胆子往马车边靠近了些：“谢谢你。”

此时烟火又起，看热闹的众人又继续欣赏起了烟火。那少女的声音传入少年的耳际，他微微地勾了勾唇，将帘子又掀了起来，朝她眨了眨眼。

“你不要怕，跟在我身边的人都很厉害的，一定能找到你的妹妹。”那少年安慰道。

“嗯！”她笑了起来，神采奕奕的模样让他亦跟着笑了起来。

不过半个时辰，他的随即便将锦绣找了回来，身旁还五花大绑地捆着一个壮汉。锦绣远远地见到了那少女，哇哇大哭地扑进她的怀中，哭诉道：“姐姐，那个人好坏，他把我抱起来就跑了好远，我差点儿就见不到你了……”

那少女面色吓的苍白，只紧紧地握住锦绣的手。

那少年若有所思地看着被绑起来的壮汉，对着随从吩咐道：“拐卖人口在大庆是死罪，将人送到大牢去。”

那壮汉大惊，似是没想到只是掳走了一个普通丫头，竟然就丢了性命，立刻大呼冤枉。许是那聒噪的声音让少年心生不悦，微微地皱了皱眉一挥衣袖，身旁的随即便将壮汉拉了下去。待帘子合上时，马车又继续前行。

那少女牵着锦绣的手一路小跑跟着马车，在马车后大声问道：“大哥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赵澈！”少年听见李锦然的声音，只将帘子掀了起来，回头看着她道。

“我叫李锦然，大哥哥，我叫李锦然！”李锦然大声地对着他喊道，

咚咚锵、咚咚锵，敲锣打鼓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很快将她的声音掩盖住。赵澈见她还在说着什么，却又听不真切，只好对她摇了摇手，便将帘子再次合上。驾车的人见此，狠狠地抽了一下马鞭，往皇宫的方向疾驰而去。

李锦然稚嫩地开口念道：“他叫赵澈，赵澈……”



第一章 初次试探

永固十年。

东都长阳的景程街呈现出一片繁华，顺着景程街一直往里走，走到尽头再朝西拐，便能看见一座占地面积约有一百五十亩的李府。那李府选址精妙，闹中取静，光看这派头便知住在里面的人定是权贵之家。

李府的正门蹲着两座大石狮子，门前立着数十位衣着华丽的守门人。从外面看着与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，但今日对于李府的海棠居来说，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了。

海棠居的长廊里，几个丫鬟急急忙忙地赶路，一个丫鬟不小心摔倒在地。后面一个穿着绣有大红牡丹图样的女人一把将她拽起来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摔倒，是想耽误我的好事成？”

那丫鬟吓得连眼泪都忘记了流，浑身颤抖地说道：“张妈妈，奴婢知错，请您饶恕奴婢。”

张妈妈斜眼看了一下那丫鬟：“既然知错，总得做点事弥补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那丫鬟都快被吓傻了，连连点头，半句话也不敢回。张妈妈极为满意地笑了笑，从怀里拿出一小包东西，在她耳边低语道：“等下将这个倒进大夫人的茶水里，事成之后，二夫人重重有赏。”

明眼人都知道张妈妈是二夫人周氏眼前的红人，这药包自然也是受二夫人的指使下的。那丫鬟唯唯诺诺地接过药包，自是不敢多言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张妈妈开口问道。

“奴婢叫素雪。”她低着头，带着些哭腔。

“我记住你了，去吧。”张妈妈在她身后推了一把。其他几个丫鬟像是对方才发生的一切都没有看见、没有听见似的，待素雪迈着步子往前走的时候，都发出了低低的笑声。

素雪颤颤抖抖地打开大夫人的房门，自从大夫人得了怪病之后，连带着住所都冷清了下来。却未料想竟然清寒到如此境地，床上铺就的并没有二夫人那样的上好绸缎，身上盖的被子连下等丫鬟的都还不如。然而她很快就收起了胡思乱想的情绪，将手里的茶端到大夫人的床边。“大夫人，奴婢给您送茶来了。”

待她转过身欲将茶送至大夫人口中时，却忽然发现大夫人眼角一行泪落下，打湿了枕头。她心下一惊，莫不是大夫人已知今日是死期？

大夫人似是有感应般地看了她一眼。她吓得手一抖，茶杯砰的一声掉在了地上，咕噜噜地滚在了脚下。外面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赶来，她慌慌张张地将药包塞进了茶壶里，正准备找个地方躲起来时，便听见房门砰的一声被撞开。她抬眼看见穿着紫色布衣长裙，身上并无别的首饰点缀的李锦绣冲了进来。

李锦绣自然也看见了素雪，怒气冲冲地朝着她走了过去，抬手就给了她一巴掌，下手丝毫不留余力。素雪整张脸顿时肿了起来。打完之后她连眼都不抬一下，急急走到大夫人身边，两眼都是泪，伸手去摸大夫人的脸，悲戚地喊道：“母亲，你不能死，父亲不疼爱我跟姐姐，你若死了，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”

李锦绣忽然想到什么，一步步走到素雪面前，狠狠地抓着她的胳膊，怒睁着的双眸里满含泪花：“药呢，你是不是给她灌进去了？”李锦绣发了疯般地跑到茶杯跟前，见杯里依稀还有未干的水渍，心下一凉，是不是来晚了？她浑身无力地倒在地上，像是被人抽走了所有的力气。

“大清早的，都站在门外做什么？”

门外话音刚落，李锦绣两眼闪现出无比强烈的恨意，冷眼看着那些丫鬟簇拥着二夫人周氏进来。见她穿着淡粉色纱衣，内穿薄如蝉翼的霞影纱茉莉香胸衣，下身着一条散花水雾百褶裙，整个人显得光彩熠熠。

二夫人不急不缓地朝李锦绣走来，朝着躺在床上的大夫人看了两眼，有片刻的惊愕，转过头看向素雪，语气颇为严肃地问道：“让你给大夫人倒个茶水，怎么让大夫人哭成这个样子？莫不是你看她不能言语不能动弹，便欺负了她？”

素雪被二夫人的气势吓到，扑通一声跪了下去：“二夫人，素雪不敢啊。”

二夫人淡淡地瞥了一眼素雪，然后转过身握住李锦绣的手，对她温柔地说道：“你母亲如今这番模样，我看了心里也是难过得紧。府上有人说你跟锦然失了母爱便遭人冷落，我倒是一直没抓住是哪些人说的。如果你发现有谁胆敢再说这种放肆的话，尽管来找我，我定要去收拾他们。”她摸着锦绣的头，满眼都是慈爱，宛如一家主母。

这让李锦绣心里异常窝火，扭过头看着母亲，越看越心疼。母亲都已这番模样，为何眼前这些人还不肯放过她呢？她认定了二夫人定然是唆使素雪给母亲下药的，现在被她发现，还在这里摆着一副贤良淑德的面孔。思及此，她心里越发得不能冷静下来，见二夫人一副慈眉善面的样子，对她越是温柔地笑，就越觉得气愤。一抬手就给了二夫人一巴掌，这一巴掌让所有的人都不敢大声出气。李府上最不受老爷待见的小姐，居然伸手打了府上老爷最宠爱的二夫人。

门咣当一声再次被踢开，李锦然喘着气急急地走到李锦绣身边，丝毫不带犹豫地抬手就给了李锦绣一个巴掌，比方才李锦绣给二夫人的那个巴掌还要狠。李锦绣原本一脸的恨意此刻全是委屈，两眼含着泪，正要开口说些什么，又被李锦然打了一巴掌。紧接着李锦然一把扯过她，怒道：“还不给二娘跪下！”

李锦然来得太急，微微地喘着气，一抬眼就看见二夫人脸上的手掌印，心下一紧，到底还是来晚了一步。这怕是二夫人给锦绣下的一个套子，想不到这个套子她竟然隐埋了六年。倘若此时二夫人发现她是装成痴傻，必

然会再寻机将其铲除。

李锦然一脸歉意地看着二夫人，伸手拿帕子要去帮她擦脸。二夫人不露痕迹地朝后面退了退。李锦绣心中暗笑，不会是坏事做得太多，还以为这帕子上沾染了什么毒药吧？

“锦绣，平日里苏先生教你的礼仪怎么都抛到脑后了？”她扯了下李锦绣的胳膊，将她拉到二夫人跟前，微微地欠了欠身体，“妹妹人小不懂事，是我这个做姐姐的没教好。二娘若要怪罪，就怪罪锦然。”

李锦绣听了此话，心里更是觉得窝火，转过身就要走。又被李锦然拉了回来，说道：“怎么，现在连姐姐的话都不听了是不是？二娘待你不薄，平日里你吃的用的，哪一样不是二娘特意关照的？就因为今日姐姐不陪你玩蹴鞠，你就将怒气撒到别人身上。打了丫鬟不说，你还打了二娘，让你跪下还不情愿呢？”

“姐姐你知不知道，母亲她……”

“如果没有二娘，你以为母亲能活到今天？”李锦然迅速打断她要说的话，趁着众人不注意，狠狠地掐了一下李锦绣，不动声色地说道，“你若再不给二娘跪下道歉，以后不仅没有蹴鞠玩，姐姐日后也不再陪你放风筝了。”

李锦绣就算再笨，也明白李锦然这个动作代表什么意思，马上像个孩子般号啕大哭起来，坐在地上死活不肯起来：“你不陪我玩，那我见谁就打谁。没有母亲疼爱就算了，连你也不要我了。我这就走，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回来了。”

“走？打了人，犯了错，还想要往哪儿走？”

不知何时李铮已站在了门口，李锦然见他的双眼一直盯着二夫人的脸，定然是心疼了。

“父亲，是锦然的错。”李锦然牵着李锦绣的手，走到李铮面前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口气叹道，“方才我陪妹妹踢蹴鞠，她忽然吵着蹴鞠两个人玩没意思，硬要将紫鹃也拉进来。我好话说尽，跟她讲道理，告诉她梅苑的人手不够，紫鹃一个人要当十个人来做事，怎么还能陪她一起玩。她

当下发了小姐脾气。”她虽说着话，一只手却在宽大的衣袖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簪子，狠狠地往手心里刺了一下，估摸着会有鲜血流出的时候，才将手拿出来在李铮面前晃了晃，满是委屈地说道，“父亲，您看，妹妹就因为我多说了几句，还拿簪子将我的手刺伤了呢。”

李铮剑眉紧皱，似是听到这话极为不耐，转而看向二夫人，见她脸上的红印还未退，眼神便暗了几分。他环顾四周，见房中有数十个丫鬟，这些丫鬟要是哪一天把今天的事不小心抖落了出去，叫外面的人听见了，那还不被人笑掉大牙。

其实李铮这个人，对女人之间鸡毛蒜皮的小事向来不放在心上，但他一向看重李府的面子。想到今天李锦绣打了二夫人一巴掌，明天就有可能因为别人让她不开心，打其他人。那个其他人，也有可能包括自己。想到此处，他连说话的语气都变得严肃起来：“锦然，作为一家之主，我偏袒谁都不好，以下犯上、以幼欺长，按李府家法，当如何处置？”

李锦然心里一凉，苦肉计也不管用了吗？她低低地一叹：“父亲，锦绣还小，从小就因母亲生病没有人管教，又只有七岁的心智，难免会耍点孩子脾气。您就……”

“老爷，算了。”一直沉默的二夫人此刻拉了拉李铮的袖口，一脸和善地说道，“在孩子面前这么严肃，看把她吓得。”她娉娉婷婷地走到门口，将坐在地上哭得要岔气的李锦绣半拥在怀里，摸了摸她的头发，“谁说没母亲疼的孩子就可怜，以后你就跟我一起住，看外面还有谁敢乱说话。”

说完这番话，又像变戏法般地从衣袖里拿出一支做工精美的金步摇。锦然眯了眯眼，见那金步摇上端如翩然起舞的蝴蝶，镶着精细加工的上等玉片，中间又有银花满缀，以贵重珠宝做成的流苏此刻微微晃着，无一不显示它的珍贵所在。二夫人将这支金步摇摆在李锦绣的面前，语气极为温柔地说道：“好孩子，看看这个你喜不喜欢？”

等了片刻，见李锦绣仍处在发愣的状态，便满是笑意地将金步摇插在她的云鬓上，赞叹道：“前些日子出去玩，一眼就看中这个玩意，想着戴在你头上定会好看。一直没机会将它给你，今儿算是瞧见了，你就拿去戴吧。”

李铮见二夫人心胸如此大度，不免觉得欣慰，脾气自然也压下去了一半。想到既然来了海棠居，要是不看看大夫人，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。他走到大夫人的床边，看了一眼她身上铺的被子，上面用金线绣着鸳鸯戏水纹案，喜庆的大红颜色因洗得过多早已褪了下去，脸色便暗了下。

李锦然见他神情黯然，就走到大夫人的身边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父亲，我曾给母亲换过被子，但母亲却泪流不止，我想她对这喜被定是有不一样的情谊。”

李铮听罢此话，不由得叹了口气，又看了眼躺在床上的大夫人，见她此刻泪流满面，以为是看见自己，睹人思情，便上前握了握她的手。

二夫人何等的精明，冲着站在门口的丫鬟说道：“昨日采购回来的锦被，我不是分了五床给大夫人吗，怎么没见你们拿过来？”

那几个丫鬟都是二夫人的眼线，打跟着她开始就练就了一副察言观色的本事，几个同时回道：“奴婢们该死，忘记了二夫人的交代！”

“二娘，我也要被子，还要好看的衣裳，姐姐也要。昨天看见承欢妹妹那身衣裳心里喜欢得紧，也想照着她的样子做几套，你说好不好？”李锦绣趁热打铁，孩子气般地说道。

二夫人周氏听见此话，心里都在滴血。承欢那套衣裳乃是长阳最有名的锦云绣坊所出，整个长阳就只此一件。且不说那衣料好到什么程度，冲那衣领上的二十八颗璀璨珍珠，就知道那价钱定然不菲。给了金步摇，已经让她赔本，再要两件承欢那种款式的衣裳，那简直就要让她大出血。但看了眼李铮，只得咬了咬牙，不自在地说道：“想要怎么不早跟二娘讲，二娘好叫人给你做。”

这话让李铮不由回过头看了几眼二夫人，见她对不是自己的孩子都如此大方，心中对她又多了几分赞赏。又看了眼李锦然，横眉冷对，怒意多了三分：“看看你把锦绣教成什么样子！”

李锦然低垂着头，并不多做解释。李铮说了这么多话，忽然感到有些口渴，走到圆木桌边，拿了茶壶将茶水倒进茶杯里，正要一饮而尽。一直沉默不语的素雪急忙夺过他手里的茶杯扔在地上，而后颤颤抖抖地跪下说

道：“老爷，这茶不能喝。”

“放肆！”李铮气急，手拍得红木桌子震天响，站在最前面的几个丫鬟顿时吓得连呼吸都不敢用力，就连半拥着李锦绣的二夫人脸色也微微有些难看。

“老爷，茶里有毒！”素雪早已被李铮的怒意吓得泪流不止，声音都变了调。

然这四个字一出，让所有在场的人都面色变得凝重起来。就连那些看戏的丫鬟也都低着头，像是生怕被人抖搂出来她们也参与了这件事。李锦然神情也是一愣，二夫人给这丫鬟的药自然不会是毒药，这个丫鬟此刻却说茶里有毒，莫非是不知情？

素雪弯着腰走上前，将茶壶盖打开，呈给李铮看。李铮见了那包粉末当即青筋暴跳，气得眼红，问道：“是谁下的？”

素雪欲要开口，二夫人却走到桌子边，素手拿起茶壶，斟满了一杯茶，温柔地对着李铮说道：“是不是毒药，一试便知。”

二夫人的茶还没入口，便被李铮拦了下来，将她手中的茶杯夺过来放在桌上：“胡闹，药岂是能随便试的，命还要不要了？”

李锦然紧紧地握住双手，见他对二夫人极尽关心体贴，而对母亲素来不闻不问，难道二夫人是他的妻子，母亲就不是吗？她努力地稳了稳心境，说道：“父亲，可以请周大夫前来验证下。”

这周大夫自从李铮当了将军之后，就长伴左右，无论是奇毒还是珍贵药草，可谓无一不识，深得李铮的信赖。现如今找他最合适不过，李铮点了点头，随手指了个靠近门边上的丫鬟。那丫鬟倒是机灵得很，立刻向周大夫的住所跑去。

周大夫虽年老体迈，但动作却是麻利无比，在李锦然心里默数第一百下时，就见他小跑着来了。他半点不敢怠慢李铮的交代，小心翼翼地检查了几次茶壶里的药包，方才确定说道：“老爷，这茶壶里并非丫鬟口中所说的毒药，只不过是寻常的安神药罢了。”

李铮已年过四十，沙场官场混迹二十余年，也曾见过各种不择手段的

伎俩。他又见一个小小的丫鬟胆敢冒着危险提及茶里有毒，必然不会是空穴来风，因此想要抓住这条线慢慢展开，看看到是底谁在背后捣鬼。他有自己的考量，如今他官至一品大员，府上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外人大做文章。但看了满眼疑惑的周大夫，只觉家丑不可外扬，冲他挥了挥手。那周大夫也是个会看眼色的人，就退了下去。

李铮微微颌首，看了眼一直跪在地上的素雪，不悦道：“知道在府里无中生有、造谣生事，是什么结果吗？”

“大人！”素雪抬起脸，一脸的泪痕，“奴婢有话要说，您让奴婢把话说完再处罚奴婢也不迟……”

不待素雪把话说完，二夫人将她从地上扶起来，拿出帕子擦了擦她的脸，姿态极尽温柔，而后转过身对李铮说道：“老爷，你要罚就罚我吧。”

李铮不解地问道：“一个丫鬟做错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老爷，怨我之前没把话交代清楚，我从照顾大夫人的丫鬟那儿听说，这几日大夫人夜里总睡不着，因此才拿了这安神的药让丫鬟泡给大夫人喝。谁料想泡药的丫鬟竟然是个新来的，以为我要毒害大夫人。”二夫人说此话时仍是笑意盈盈，任谁听了都觉得温暖。

二夫人朝李铮走过来，微微地欠了欠身体，带着歉意说道：“老爷，错都在我，你要罚就罚我便是。”

“看你这话说得，你也是一片好心，何罪之有？”他如是说，又见李锦然一直低垂个头，不知此刻在想什么，又加了句，“锦然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李锦然才抬起头，见李铮已是完全信了二夫人所言，也不再多说什么，只点了点头。

李铮又看了眼跪在地上的素雪，严厉地说道：“虽是误会一场，责罚也免不了。就去浣衣房干五个月，月钱减半。”

素雪惊魂未定，只觉从鬼门关归来，连连点头。

李锦然冷眼看着一切，心里疑惑重重。那丫鬟的表情倒不像是装的，方才分明是要将二夫人的事情全盘托出，按二夫人疑人不用的性子，定是要让这丫鬟今生再也开不了口，又怎会这般替她求情，莫非二夫人留着她